

二 战
纪 事

卷进战争的女性 之一

● 卓非/著 RIBEN NÜBING HUNJI XINGANLING

日本女兵魂霸兴安岭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二战纪事：卷进战争的女性之一

日本女兵魂羁兴安岭

革非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女兵魂 羁兴安岭/革非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9.1

(二战纪事:卷进战争的女性)

ISBN 7-5008-2108-5

I. 日… II. 革…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31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33 千字

印 张: 10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致 词

我们祈望和平，我们珍视友好，
我们热爱生命——

假如生命可以制止战争，哪怕仅仅为帮助几个甚至一个挣脱战争强加的毁灭，我将在所不惜。

——谨以此，作为对无端横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女性们的祭奠！

——革非

目 录

开 篇	(1)
第一章 战争将女人推入死谷	(6)
一 集体自杀之谜	(8)
二 献身兽行的“喜悦”	(11)
三 嗜血女妖	(20)
四 帝国军人的“荣誉”	(27)
五 焚尸大火照亮的罪恶	(31)
第二章 下士官 高桥加代	(38)
六 谧静	(40)
七 少女把自身展现给“英雄”	(41)
八 走向毁灭的复仇之路	(50)
九 与冈村宁次大将灵犀相通	(55)
十 恶魔对童贞的恩赐	(60)
十一 “地拨鼠”与“满洲猴”	(71)
十二 法西斯化的女人牙齿	(77)
十三 帝国军队的秘密使命	(79)
十四 末日来临之际的疯狂	(84)
第三章 上等兵 太田美绢	(94)
十五 死谷没有男人	(96)

十 六	须臾离不开女人的帝国军队·····	(100)
十 七	韩国慰安妇的“特殊类型”·····	(108)
十 八	人肉米饭·····	(120)
十 九	青楼岁月·····	(127)
二 十	染上性病是更好的出路·····	(133)
二十一	走向军妓的奇迹·····	(144)
二十二	摧残与分裂·····	(154)
二十三	死谷最后的男人·····	(158)
第四章	向死谷盲动的淘金人·····	(163)
二十四	“那是日本女人”·····	(165)
二十五	从乱伦到卖身·····	(170)
二十六	王克敏、蒋介石与许勤田·····	(173)
二十七	“二鬼子比鬼子更坏”·····	(176)
二十八	被打出艺妓馆的汉奸·····	(186)
二十九	夜袭死谷·····	(189)
第五章	上等兵 石谷川洋子·····	(194)
三 十	骚动的日本女兵·····	(196)
三十一	山洞里畸形的真情·····	(200)
三十二	“一亿玉碎”与道德驯化·····	(204)
三十三	爱情和帝国军人·····	(206)
三十四	战争受害者的蜕变·····	(214)
三十五	女兵在火线慰安兽性士兵·····	(219)
三十六	太阳落山的恐惧·····	(224)
第六章	上等兵 乙津芳子·····	(231)
三十七	“外地”骄横的日本少女·····	(233)
三十八	血缘法则和性别法则·····	(236)

三十九	单一性别群体的危机	(243)
四十	十六岁第一次杀人	(245)
四十一	当然的帝国女兵	(248)
四十二	仇恨帝国的“日本女兵”	(251)
第七章	上等兵 山纪子	(260)
四十三	中国女婴的灵魂追杀	(262)
四十四	一九〇五年的血腥之夜	(271)
四十五	在第三国进行战争	(274)
四十六	纯情少女和倒错虐待狂	(277)
四十七	红色的困惑	(283)
第八章	末日降临到死谷	(287)
四十八	二战史上最后一场战斗	(289)
四十九	“狂欢节”的末日	(293)
五十	红色富士与背向日本国	(296)
五十一	日本女兵帮了中国男人	(302)
五十二	幽魂长羁兴安岭	(304)
五十三	最后一个知情人的终结	(308)
收 篇		(310)

开 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大灾难，它是人类必须时刻反省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教导于人类的，几乎比全部文明史所教导于人类的还要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的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上空前的大灾难。

在远东，一千二百万人惨死于战乱；在苏联，十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在欧洲，六百万犹太人被残酷地杀害……全世界死于这场战争的人口多达四千万（根据另外一些材料，这个数字竟高达六千万——作者注）。这些人如果手拉起手，就可围绕赤道一周半。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疯狂的生命大屠杀，更是人类道德空前的堕落。在南京，十几万日本兽兵对二万三千余名中国女性的集体大强奸；在波兰的奥斯威辛，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被剥光衣服剪下长发赶进毒气室；在哈尔滨，活生生的男女被送进实验室活体解剖；在波兰，法西斯军人将人头和人皮“制成”艺术品……在南京的犯罪细节令人发指，姐妹、姑嫂、婆媳甚至祖孙三代被一起剥光，在同一犯罪地点由上百名日本军人同时实施犯罪，有的被强奸的幼女当场死去，有的女性被强奸之后又被当场杀戮，毫无人性的日本军人竟然用刺刀逼迫公公奸污儿媳，儿子奸污母亲；在奥斯威辛，被赶入毒气室的裸身少妇还带着三个儿女，尚在襁褓的小女儿不知死神临近仍在吸吮着母亲的乳汁，美丽的犹太少女至死还尽力护住人类的羞处，可她不知道死后仍然细若凝脂的皮肤将被做成一只灯罩和两只钱包以满足强暴了她的德国军人兽类的“艺术欲”；在苏联，俄罗斯的优秀女儿卓娅被法西斯军人施以疯狂的轮奸之后，又被烧红的烙铁烙焦了乳房，最后被半裸着身子屠杀在零下三十几度的风雪之中……

人类五千年的伟大文明，遭受到来自人类自身的最为暴虐的践踏，人类在五千年里编织出的神话被自己打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一场恶梦，它是人类必须时刻反省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教导于人类的，几乎比全部文明史所教导于人类的还要多。

当年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了法西斯的人们大约没有料到，半个世纪之后，法西斯势力已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抬头，而许多善良的人们正在忘却历史。

在德国，穿着纳粹军装、剃着光头的青年人在俱乐部里向“卐”字行举手礼，集体高呼：“嗨！希特勒！”，放火焚烧外国侨民的住所；在日本，某前首相公然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着一级侵华战犯的亡灵的靖国神社，极右分子枪击谴责天皇不容推卸的战争罪责的长崎市长；在罗马尼亚，新“铁卫军”分子公开亮相……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在饱受纳粹德国摧残的苏联也出现了地下法西斯组织；而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当有人谈到“希特勒的伟大梦想”时竟赢得了青年人热烈的掌声，有的青年学者的论著中居然现出了明显的危险倾向，而这种危险的倾向并没有受到理应受到的严厉批判。

现实的迹象充满暗示性警告。

战后四十五年的今日世界，惊人地“重现了类似战前的那种形势”（日本·富永正三先生语——作者注）。

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出现在西方，而东方的日本早已是世界经济中的巨人。

由此，善良的人们不能不联想到关于一九九九年人类末日的恐怖大预言，智慧的人类难道真的要最终自毁于互相残杀的战争？高度且正在飞速发达的现代科技千百倍地缩小了人类居住的这颗小小的星球，人类自身也日益成为一个结成浑然一体的脆弱整体，今日之世界不但经不起一场核战争，同样经不起

一次常规性的世界大战，单是将地球上四百余座核电站摧毁造成的核污染就足以毁灭地球上的生命。我们迄今不知，地球人类是否是茫茫宇宙中唯一的智能生命，果然如此的话，我们将毁灭的不仅仅是人类自身，我们毁灭的是无限的宇宙历经亿万斯年才得以完成的生命进化。

因此，我们必须领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铁血的代价所给予人类的全部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教训，不是功勋卓著悲壮惨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不是盟军在诺曼底辉煌的登陆，不是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不是美军在太平洋胜利反攻和那枚投落在广岛的核弹，不是所有的那些注定要永垂青史的光辉的胜利和伟大的牺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法西斯主义。

打开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史，人们往往把奥斯威辛集中营，把南京大屠杀视为登峰造极的罪恶，却往往忽略了德、日法西斯主义对于其本国人民的毒害。如果没有法西斯主义对于德日国民的毒害，几个战争狂人根本发动不了使四千多万人丧生的世界大战，柏林也不会化为废墟，广岛、长崎也不会成为人类第一次核打击的目标，交战的各民族之间也就不会产生历史也难以抚平的感情敌视。

历史不会忘记，在柏林，数百万狂热的雅利安人同时向头号战争罪犯举起了臣服的右臂，而在维也纳，上百万奥地利人居然向吞并了自己祖国的希特勒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在东京，日军攻克南京疯狂屠城之际，上百万大和民族的男男女女为庆祝“圣战”的胜利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欢乐”的灯火晚会，而在中国首都进行杀人竞赛的两个日本军人居然成为成千

上万的日本少女的偶像！

举世闻名的中途岛之战，上百名普通的日本女性在日军惨败之后于山洞中引爆手雷集体自杀为“圣战”殉身；现代化武装的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之时，淳朴的渔家女以最原始的武器进行了绝望徒劳的抵抗之后，从容地整理披满硝烟的衣衫，梳理黑发，然后排成队从悬崖绝壁之上纵身跳入浩瀚大海……此类不胜枚举的“悲壮”故事，其实正是法西斯主义最极端的罪恶。它使人变为野兽，并自愿地成为罪恶的帮凶；它使人变成杀人机器，“准确无误”地执行着来自法西斯大本营的所有的杀戮。更为可悲的是这一切是在一种“高尚”感情的驱使下完成的，并从中感到“英勇、壮烈”的“献身喜悦”。

也许，正因如此，日本的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先生才痛心疾首地写道：“关于战争，全日本国民都是（战争发动者的）同案犯”，“只要加害者（侵略者）不进行反省，战争的悲剧就会重演。”诚如斯言！

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教训。

本书所记录的，是五个日本女兵在中国战场的命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时刻，在日本法西斯面临灭亡的最后的瞬间，她们被征集入伍，魂羁他乡，在她们最终陈尸荒山死谷的悲剧中，透射出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大和民族深层毒害的大悲剧主题。这一罪责的承担者，只能是法西斯主义。

我们祈望和平，珍视友好，但我们绝不能用友好掩盖真实的历史，掩盖历史真实的友好换来的只能是战争。

我们就因此沿着五个日本女兵短暂的人生旅程，打开一页沉重血腥的历史。

第一章

战争将女人推入死谷

为了进行对外战争和加强军国主义体制，为了把民众培养成军队，必须有一种精神支柱。日军伦理的基础，就是忠君爱国思想。这种思想强调白刃冲锋的战斗精神，是典型的轻视生命精神第一的法西斯主义。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六日。

中国北部大兴安岭腹地。

日本女兵：高桥加代、太田美绢、石谷川洋子、乙津芳子、山纪子。

一 集体自杀之谜

她们被眼前突然出现的情景震呆了。大兴安岭温暖的八月黄昏骤然变得奇寒无比，穿着中国老百姓便装的五个日本女兵在弥漫着冲天血腥的山谷里瑟瑟发抖。不远处已起伏着嗜血的狼群呼应的长嚎。经过了十天的长途跋涉之后刚要酬还的疲劳被无从抗拒的恐怖征服了。

这个有一小片平坦草地的山谷在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地图上叫作“死谷”。

眼下，这儿成了一个真正的死亡之谷。

五十六个在死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的日军官兵已全部死亡。

在草地上，有十几具尸体仆倒在地，他们的后脑上都有个不大的弹洞，血从贴着草地的额前流出来，夹带着软稠的粉白色脑浆，结成了紫黑与灰黄相间的血污，在草间记下流淌的痕迹，冷凝在血色黄昏里。

离开这十几具尸体三十几米远有一个经过精心改造为住所的山洞。山洞很深，在洞口处的“大厅”，到处是被炸碎的肢体，脑浆和血迸溅在用石头垒砌的墙壁和拱形的顶部，断臂残躯由中心向外散落。还有一颗极完整的人头被掷出洞外，刚好堵在入洞必经的小径中央，怒张不瞑的双眼充满仇恨地敌视着每一个进洞的人。好像是一种无法解释的魔法所致，这颗人头后面，还立着一只大张开的手。

再往山洞深处，七名军官坐成一排，集体剖腹。六具尸体在意志失去后前仆后仰，唯有指挥官石田雄少佐用他仅存的右

臂死握住横剖腹部的刀柄，直挺挺地靠坐在一只草黄色的铁箱上，微合的两眼闪射着冷冷的光迎视前方，灰色的肠子冲出了事先缠绕在腹部的白色布带沾满污血在身前摊开一片，白衬衣满是血渍，呢军装虽敞开着却是整整齐齐，显然主人在最后一次穿它时还精心地熨烫过。

五个日本女兵和将她们护送至此的一个男性军官及两个男兵全木鸡一样呆站着。

电台已经被彻底破坏，所有的文件已全部烧掉。无法与大本营取得联系，更不能明白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现场看，这无疑是一场集体自杀，但在自杀前显然还有一次屠杀。

倒在外面草地上的十几具尸体肯定是被杀死的，他们有的仆出了十几米远，身上中了数枪，脑后的一枪是因担心其不死补射的。可以推测，这十几个被剥去了日本军人最为珍视的军衔的官兵显然不服从石田雄少佐的自杀命令，被服从指挥的官兵抓起来，推到草地上枪杀掉。他们中多数最后老实地跪下，等候结束生命的那一声巨响，但有几个企图反抗，有的甚至想逃跑，最终都难逃恶运。

这十几人被枪杀之后，剩下的约三十余名士兵大概如他们的每一个早上一样，首先向遥远的东南方向上日本天皇的宫殿遥拜，向天皇陛下表示绝对的忠诚，然后行完九十度的鞠躬礼。最后，在七名军官的监督下，他们围在一起，拉响了几支威力强大的手雷。

士兵们集体自杀之后，七名军官中的六名在石田雄指挥官的监督下自杀。最后是少佐本人。

他们为什么自杀？

日本军人是无权处理自己生命的，除非这是用以表现对天

皇的忠诚。

《军人谕》开头就强调：

“我国的军队，世代都属于天皇统帅之下。”

《战阵训》更是如此：

“第一，大日本是皇国。上有万世一统的天皇
……”

“第二，军队在天皇统帅之下，体现神武的精神
……”

“第三，皇军军纪之神髓，在于对大元帅陛下
(指日本天皇——作者注)绝对服从的精神……”

“第四，军队仰奉大元帅陛下为元首……”

日军侵略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是由最优秀的大和民族为建立由天皇统治的“八纮一字”——即天下一统——的“伟大理想”而进行的“圣战”。在“圣战”中，不是勇敢作战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是用最没骨气的自杀逃避“圣战”，就是对天皇的背叛，他们将在死后被剥夺军人的资格，他们的家属也不能享受帝国阵亡将士军属的荣誉，这是极其耻辱的。在战争后期，虽时有日本军人因厌战而自杀，但是得到过“金鹰勋章”的石田雄少佐绝不可能因厌战或惧怕下达集体自杀的命令。

石田雄少佐是一九三一年到“满洲”的军人，为天皇陛下的“圣战”屡立战功，为此失掉了一支左臂瘸了一条腿。本来已决定他复员，作为功臣回国，但是他发誓要为“圣战”战斗